

牛 栏

黄骏骑

农人们说,有牛蹄印的地方才叫村庄。这就好比有野花有绿草的地方才叫原野一样。那是一个村庄的魂。

牛卧在那里,安静得就像卧在世界之外。它能听懂犁田老伯的话,它只是不发言而已,但只要一张口,那种“哞哞”的叫声就是深沉的。几只长腿虻虫欺负牛老实,一次次嗡嗡地向它飞去,牛就不时抡起那圆圆的尾巴驱赶虻子,就像母亲为我们用扇子驱赶着蚊子这样最小的敌人。

田野上的犁、耙、耢、碌碡等,都有赖牛的力量。有时候,我也能听见牛在喘气,从喉咙里发出来的那种很粗、很浊的喘气。这种声音在耕作时都没有发出,但这时喘出了,一声,一会儿又是一声。躬耕垄亩,显然没有诗情画意,劳动绾起的结,让牛在很长一段时间后还要喘出这样的粗气。

那个时候,牛是集体所有,是生产队的宝贝,不是随便将牛放在谁家饲养的,给谁饲养要经过队委会集体研究,几乎是一种政治待遇。不夸张地说,养牛户呵护耕牛简直胜过自家孩子。印象中,当时的公社、大队还评选过优秀饲养员,在社员大会上为他们戴上大红花,颁发草帽、毛巾等奖品。

入冬以后,牛并不关在野外的棚子里,而是住在农户土墙茅屋的牛栏里。白天,牛在村前屋后朝阳晒暖的草架里,收起了野性,不再有青草让它们



秋 江 子楚 摄

你争我夺,金黄色的稻草,使它们的咀嚼更加有力,咯吱,咯吱,一声连一声,不紧不慢,将冬天的日子一点点嚼进黄昏。傍晚,由各家的孩子牵着,慢吞吞地踱到塘边饮水。间或,牵牛的孩子和饮水的牛一同被水中倒映的晚霞迷住了,凝了眸长久地盯住水面不动。也许是因为塘水的甘甜,也许是因为干草吃得饱,牛饮水时总是把嘴深深地扎进水里,长长地一气痛饮之后,有时还会快活地抬头长哞一声。

一个村子里的牛栏有深有矮,有简有繁,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各家的经济状况。有的人家牛栏是砖墙,盖的是青瓦;有的是夯土墙,盖的是稻草;

还有的仅仅是用几根松树桩搭起一个棚子,上面盖的是茅草,也没有门。

从牛栏的外观还可以看出主人的勤与惰。勤快的人家会把牛栏收拾得通透光亮,地面干爽;懒惰人家的牛栏往往潮湿肮脏,成天臭气熏天。

牛栏猪圈粪,是兴田的上好肥料,十天半月取一次。挑牛栏粪,可不是轻松活。为防止有人偷懒,队长安排专人按男女劳力、工分高低,决定装多少锄湿漉漉、臊烘烘的粪。担数则用木炭在墙上画上正字,然后再按牛栏粪的担数折成工分入账。

牛栏粪取完后,地上打扫得干干净净,讲究的还要撒上生石灰,用烟熏

上几遍。盛夏,蚊虫肆虐,母亲总要用干马料草扎成长长的烟包点燃后在牛栏里舞动,驱赶蚊虫。冬天来了,窗户透风,赶忙用旧报纸糊上,地上湿了,先铺上干沙,再抱来干稻草厚厚地铺上,又舒适又暖和。天寒地冻,要烧热水给牛喝,有心细的,夜里还起来给牛接屎接尿。如果牛有小毛病,还将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一二两芝麻油,喂给它喝。打过年豆腐,压豆腐流下的浆水从不轻易倒掉,这是牛可口的饮料。过年了,家人相互祝福时,也不忘对牛说一些吉庆的话,有的还要煨些黄豆、小麦加少许盐熬烂的精饲料,算是牛的年夜饭。有的人家还会在牛栏的墙上贴上写有风调雨顺、六畜兴旺字样的春联。春耕时,牛膘肥体壮,大伙禁不住围着牛转,摸摸它的身子。这时,饲养户在全队人面前会觉得很有面子。而耕牛一旦架上了轭,春耕、双抢、秋种,成天劳作不息,默默无言地贡献全身之力。

耕牛从田园舞台上退出,预示着一个农耕时代的变迁。田野上,铁牛代替了耕牛,牛栏也就成了农耕时代的标本,在乡亲们的视野中消失。若干年后,我们的孩子还知道耕牛是什么动物,还能知道牛栏是什么吗,更不要说去放牛、牵牛水了。

漫步乡村,我突发奇想:倘若现在有人家保留了当年的牛栏,说不定哪天还可以申报为物质文化遗产呢!

乡关何处不飞鸿

胡晓延

仲秋的夜晚,辽阔而空旷。一轮圆月从东方天际升上头顶,照亮了太行山下的军营,也照亮了游子的思乡之路。举头低首间,游子的思绪从北国的小城,飞回到长江北岸焦赛湖畔那个熟悉的地方。

那时,交通远没有现在发达,也没有视频连线,只有不辞劳苦的飞鸿,不远千里,在故乡与他乡之间往来穿梭,传递着亲人对游子的牵挂,也传递着游子对亲人的思念,还有对那片土地的一往情深。

十八岁那年深秋,收割罢田野里金黄的稻穗,我穿上了绿军装,怀着对远方的希冀与未知,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小村通向山外的小道,洒泪挥别故乡。

不曾离开过故土,人生第一次远行,搭乘上飞驰的列车,坐上巨大的客轮,沿途河山壮美,楼宇林立,霓虹闪烁……不一样的风景,带来的是全新的视觉盛宴。待安顿下来,

我便迫不及待地要把一路上所见所闻,所思所想,倾注笔端,寄给故乡的亲人,让他们分享游子的见闻与喜悦。

军营是火热的,一个连队百十号人,而且是清一色的小青年,操练的队伍虎虎生威,喊杀震天;歌咏比赛的拉歌预热,群情激昂,响彻九霄。可每当夜幕四合,热闹了一天的军营便安静了下来,年轻而不安的心,时常被孤独缠绕。

于是,写封书信自然成了排解寂寞时光的最佳方式。给亲人写、给发小写、给同学写……一封封饱蘸深情盖有三角戳的信件,从遥远的北国军营启程,越过千山万水来到故乡的小村,最先到达在村里当差的二叔手中时,他高兴得像个孩子,平日里迈着四平八稳的方步,顷刻间变得轻快了。那会儿,我家住在村子北头,从村部到村头的那段小路上,二叔逢人便说,我侄儿从军营来信了,他那喜不自禁的情形,感染了昔日与我朝夕相处的乡邻。

每到春节、端午、中秋等传统佳节来临,思乡情绪倍增,操练之余,我便拉开桌椅,伏案任由笔尖在信笺上沙沙流淌,一封千字或几千字的书信,在不假思索又似行云流水间草就;夜深人静之时,干脆趴在被窝里,借着手电筒的亮光,任凭思绪信马由缰,自个的点滴进步与思念之苦,前

途命运的担忧与未来生活的憧憬,一股脑儿地跃然纸上,最后折叠成梦的样子,小心装入备好的信封里,寄给远方的亲人和朋友,去慰藉彼此的牵挂,但更多的还是报喜不报忧,免得坏了对方平静的心境。

那时,小村仅有的一部拨号电话安装在村部,话费以分钟计算,贵得有点离谱,一般没有特急的事儿,几乎无人前去拨打。即便是急事儿,不到万般无奈,也不会让亲人们听到刺耳的铃声。就在我服役的第五个年头,视我如同己出的二叔,已病入膏肓,却仍让家人在给我回信时,叮嘱我在军营好好干,积极向组织靠拢,争取立功受奖,别将他的病情如实告知我。待我回乡探亲,已是天人两隔。至今想起,心里仍涌起阵阵酸楚。

一天写上三两封信,是件再也寻常不过的事儿了。而且,总有写不完的心事,诉不尽的衷肠。写信与盼信,不自觉地构成了那段纯真岁月的情感寄托。甚至拿到了战友的家书或女友千里迢迢寄来的情书,也要敲他个竹杠子,方肯善罢甘休。

收到来信,找个僻静处,小心翼翼地撕开信封的一端,生怕撕坏了信纸上的每一个字。信的内容更是一字一字地品读,生怕漏掉亲人和朋友一丝一缕的情感。有时隔三岔五,仍不忘拿出信来重读,重温亲情

的温馨与爱的分量。

常言道:月有阴晴圆缺。人的情绪有高亢亦有低落,低落时盼信心切,会在心底数着来信的日子。时间稍长,整个人像是灵魂出了窍,竟然鬼使神差般有事无事总爱朝收发室的方向溜达,前去问询可有我的来信。次数多了,好心的收发员或以信在路上,含笑搪塞;或说收到信件,定当及时送达。善意的话语,给了焦躁不安的心些许安慰。

盼信个中滋味,恐怕只有那个闭塞年代的人,体会最是真切。想到亲人的牵挂,我会算好去信的日子,以保证有书信始终跑在路上。人食五谷,孰能无疾。日常书信互通,交流情感,共话未来,怕就怕在怀着急切的心情,展信读到的是至亲遭遇变故,那真不啻晴天霹雳。

写信是情感的投入,这一写就是十余年。一封封书信,那是情感的累积;一封封书信,见证着我成长的印记。写信的激动、等信的期待,读信的愉快,让我刻骨铭心。

如今,交通网高速发展,拉近了地理距离,也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;通信手段更是一日千里,打开视频,不管你身处异国他乡、天涯海角,都能通过视频让真容出现在眼前。我想,无论岁月如何变迁,都带不走那段刻在心底、印在信纸上的记忆。

